

羅列上將西昌突圍紀實

閩 湘 帆

中央日報六十八年七月十一日第十版「艱難存懿迹」文中，載美國有一位學者名「卡恩」說：整個中華民國，乃是創造奇蹟的英雄。外國人所說的英雄，意即指偉大人物。亦即為我國所說，人皆可以為堯舜之意。他認為整個中華民國，都是創造奇蹟的英雄。本來外國人尚權力稱英雄，我國人尚仁義稱堯舜。外國人若遇權力對比，自知不敵，即可束手就降，視為固然；我國人則義之所在，奮不顧身，精神團結，奇蹟發生

轉敗為勝。這個外國人對我國如此崇敬，此是我國數千年文化結晶，為外國人所夢想不到的事。筆者緬懷英雄堯舜，無限低徊，用擬就眼前實事，舉例言之。謹述羅列上將自西康省西昌突圍出擊，潛逃匪區歷時一年一個月二十天，艱苦機智終獲返台之記實，以就正於讀者：

攻克延安戍守西昌



羅烈將軍早年的照相。

先是羅列將軍於民國三十六年春，率整編第一師，由晉省西渡黃河，自宜川北進，担任主攻，進剿匪巢延安，將軍捨公路弗由，逕行攀登峻嶺，繼兵鑽隙以進，且預立遺囑，示士卒以必死求勝之決心，膽識過人，奇襲作戰，遂使匪衆猝不及防，神威一擊，痛殲其精銳於金盆灣，窮追猛打，一舉攻克延安城東之寶塔山，匪衆驚此神兵天降，心膽俱落，匪酋毛澤東，倉皇逃遁，多年老巢，終告收復，將軍率部入城，追至毛匪住處，飯陳於几，猶有餘溫，威譽將軍為龍城飛將不啻也。

綏靖公署主任，至是年十二月，西安綏靖公署撤銷，胡宗南將軍調為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兼參謀長代行長官職務，進駐西昌，收拾殘局。羅列將軍以無職之身，奉召來台。於晉見總統蔣公之後，將軍一本其許身黨國之志節，立即飛經海南轉往西昌，若在他入好不容易來到台灣真是求之不得，方當慶幸之不暇，而羅列將軍不計艱險，往依老長官胡宗南將軍，誓共生死，前往相助。迨於民國三十九年春初，將軍到達西昌之後，始受命為西南軍政長官公署代理參謀長，輔佐胡長官收容整理我軍由四川間道轉進西康之各方殘部。欲以保持大陸戡亂據點，謀求立足，徐圖發展。

羅列將軍窮兩月之力，不眠不休，經營整肅。奈因川康間山巒重疊，道路險阻。再加以川康滇黔各省叛變，沿途匪軍叛衆，層層圍截，致我川境部隊，凡能突圍到達西昌者，百不得一，至於收編當地民間武力總數亦不及萬人。且皆飢病疲困，休整需時。再加當地漢夷雜處，地理民情，與政治環境，均屬特殊。將軍於此，明知在此不可為而為之的情勢之下，殫精竭慮，戮力以赴，乃部勒未定，而匪已以劉伯承、陳慶兩部為主

力，配合土共龍繩曾朱家璧等部，挾三十餘萬衆，自川康滇黔各方面，分六路來犯。將軍奮戰兼旬，衆寡懸殊，匪遂合圍西昌。

邊陲孤城臨危受命

當西昌之合圍也。胡代長官已奉返台之命。

其時各統兵高級指揮官，無適當人選，堪以接替長官權責。胡將軍因而踟躇不願輕離，羅列將軍鑒於當時情勢緊迫，深以胡宗南將軍爲領袖及國家所殷切寄望之優良將才，威望久孚於全國軍民，理當忍辱負重，不恥孟明之敗，應以輔佐領袖復國復讐爲重，不應以個人死節爲計。乃堅勸胡將軍遵命離康，並自願以紀信自視，效漢時紀信代替漢高祖故事，負起長官任務，接替指揮，事如不濟，則以死繼之。此種臨危受命之志節，又豈是常人所能爲。胡代長官既借西康省政府主席賀國光飛離西昌。時爲民國三十九年三月二十六



羅列將軍早年隨侍 蔣委員長介公留影。

日晚。羅列將軍送別胡長官賀主席後，立即下令集合全部官兵，計得長官公署幕僚及警衛兩個連，朱光祖師一個新兵營，騾馬輜重一隊，迅即率部自西昌北門出。擬趨瀘沽，欲藉反共救國軍第一縱隊司令鄧德亮之助力，並與昭覺之劉孟廉部會合，東趨川南之雷馬屏峨，建立游擊根據地。但甫出北門，而匪先頭部隊已竄抵西昌城南之缸窰山、馬道子，及小廟飛機場附近。並與我後衛部隊發生接觸，真是間不容髮也。

二十七日後，羅列將軍一行抵瀘沽，即命鄧司令所部主力鄧宇凱團，佈陣松林，阻匪北進，而鄧團之鄧明宏營叛變附匪，瀘沽不守。將軍乃率鄧司令星夜東趨甘相營。甘相營爲鄧司令故鄉，乃派當地夷族鄉長就地征購軍糧，並商假道，以便東進昭覺。不幸在活動中，竟被化裝潛入之匪謀狙殺，一時夷族人民，誤以我軍所爲，羣起騷動。嗣雖捕獲匪謀，搜出匪軍符號，真相得以澄清。而籌糧及聯夷假道等措施，因以延誤。

夷族爲我國少數民族中，較爲落後之民族。其部族組織，仍停留於封建社會狀態中。當時西康境內，夷族人民多聚居於崇山峻嶺間，與漢族人民之聚居於平原地帶者，處於隔絕狀態。且夷人强悍，酷愛武器，每與漢族人民發生械鬥，戰而敗，迅往

深山逃避；戰而勝則子女財帛擄掠一空。被擄漢人，稱爲娃子，即終身爲其奴隸，視爲其財產之一部份。生殺予奪恣意而爲。其殘酷落後之情況，大率類是。

遺書明志俱傳殉國

時我康北守備之胡長青軍，迭經激戰，傷亡殆盡，已潰至冕山及甘相營附近。匪六十二軍跟踪到達。羅列將軍命胡部扼守冕山之風洞口，阻匪前進。胡部不支。匪遂湧至甘相營。將軍率所部數百人澈夜與匪戰於甘相營外圍。二十九日將軍率所部與鄧德亮，鄧母及其特務連，南移至祭妖溝頂，決心與匪作最後之一拚。時鄧氏所部其餘各團連已紛紛投敵。各地叛夷，亦蠢集來犯。將軍遂陷於四面苦戰之中。然仍攘臂高呼，創痛盡起，殺傷過重。直至三十一日傍晚，將士已奮戰三晝夜，未進飲食，彈藥亦消耗殆盡。將軍見已勢迫決定突圍。集合身旁所餘官兵，得二百餘人，乃諭之曰：「我等已至最後關頭，務須堅強團結，拚命衝殺，或可突出重圍，求生路，倘或稍有動搖、徬徨却顧，必難倖免。」初，匪見將軍勢盛，遣一軍使前來勸降。將軍命將匪軍使擊斃，藉堅衆心。既而將軍一聲號令，衆皆爭爲先登，全力衝殺突圍。無如匪勢太盛，將軍所部戰力逐漸衰竭。四月一日拂曉，將軍環顧左右，已不過三數十人，心知必難倖免。因將所佩符號及軍人手牒與地圖等，掘土埋藏。並乘間草留一書與敵。然後舉槍自戕。其書略云：

我的敵人：這次作戰，你們是勝利。

我是失敗了，但你們雖然勝利，我並不佩服你們，因為你們並不是在相等條件下戰勝我們的，我雖然失敗自殺了，我並不感到慚愧，因為我已盡了我應盡的職責。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要測驗你們，是否配得上當軍人。就是在戰場上我們戰死官兵的衣服，你能否禁止夷族人民剝奪。我散失在夷區被擄為奴隸的官兵，你能否找尋回來，予他們以俘虜應得的待遇。你們如果做到，那麼你們還算懂得軍人應有的道德和職責。我是這一戰場的最高指揮官陸軍中將羅列。三十九年四月一日於自殺前。

將軍此信，據伍培英（伍培英是劉文輝之女婿）事後語人竟為匪軍所得。將軍從容就義，至死不屈，及其愛護部屬之精神與德性，亦已顯示無遺。匪獲此信，以為將軍已死。在戰鬥結束後，匪方復根據在戰場負傷之將軍衛士所作判斷，加以證實。匪遂發佈將軍戰死之消息。我政府根據匪方報告，軫念將軍忠烈，特予明令褒揚，追贈陸軍上將，入祀忠烈祠。

墜入山溝匪軍偵捕

方羅列將軍舉槍自戕時，為其隨從副官及衛士等抱持未果。衛士則因奪槍被創甚重，其時戰鬥已近尾聲，戰場情況異常混亂，將軍由其副官衛士等扶持脫離戰場，隱匿一叢林小溝內，匪軍

於清掃戰場後，隨即撤走，僅留叛夷繼續監視。既晚，將軍以隨從副官衛士等八人，分作兩組，一組由副排長劉某率領向東突走，另一組則由將軍親率副官衛士等往西疾進，約期會於冕山。行動開始後，往東之一組，先被發覺，故叛夷大部東向追趕。而將軍等一組，往西疾進途中，僅遭叛夷三四十人沿途襲擊。兩山彈石交下，屢為所困。至二日拂曉，叛夷續有增加，激戰至午後，斃其多名。而副班長王某不幸陣亡。副官亦被山頭滾石擊倒。入夜將軍亦被擊重傷昏厥。叛夷頭目檢視之下，認為已死。遂盡去將軍衣袴，赤體推入山溝。

將軍被赤體推入山溝後。迄午夜甦醒，一身創痛，滿面血污，竟不知置身何處。勉力爬行，至數十步外一空屋內，不意屋中竟有溫泉一泓，將軍就臥其間，藉以取暖。時當冬盡春初，西康氣候雖屬溫和，但寒風陣陣猶砭肌骨，設非得此溫泉，將軍身被重創，無衣無食，或亦不免於難。由知吉人天相似非虛語。將軍半生戎馬，以德馭衆，解衣推食，與士卒共甘苦，賢德之聲，著於部曲，臨危所遇如此，殆亦天意也。

將軍於空屋溫泉中，將息至翌午，體力稍復，覺飢餓難忍，乃就近拾取枯草樹葉聊蔽下體，力疾以至冕山鄉一烟窟。攀談數語，詢係王某所設。王某念彼此同為漢人。兵燹之餘，允暫收留。遂得小住週餘，創傷略平，是為將軍輾轉西南奮鬥於敵後之開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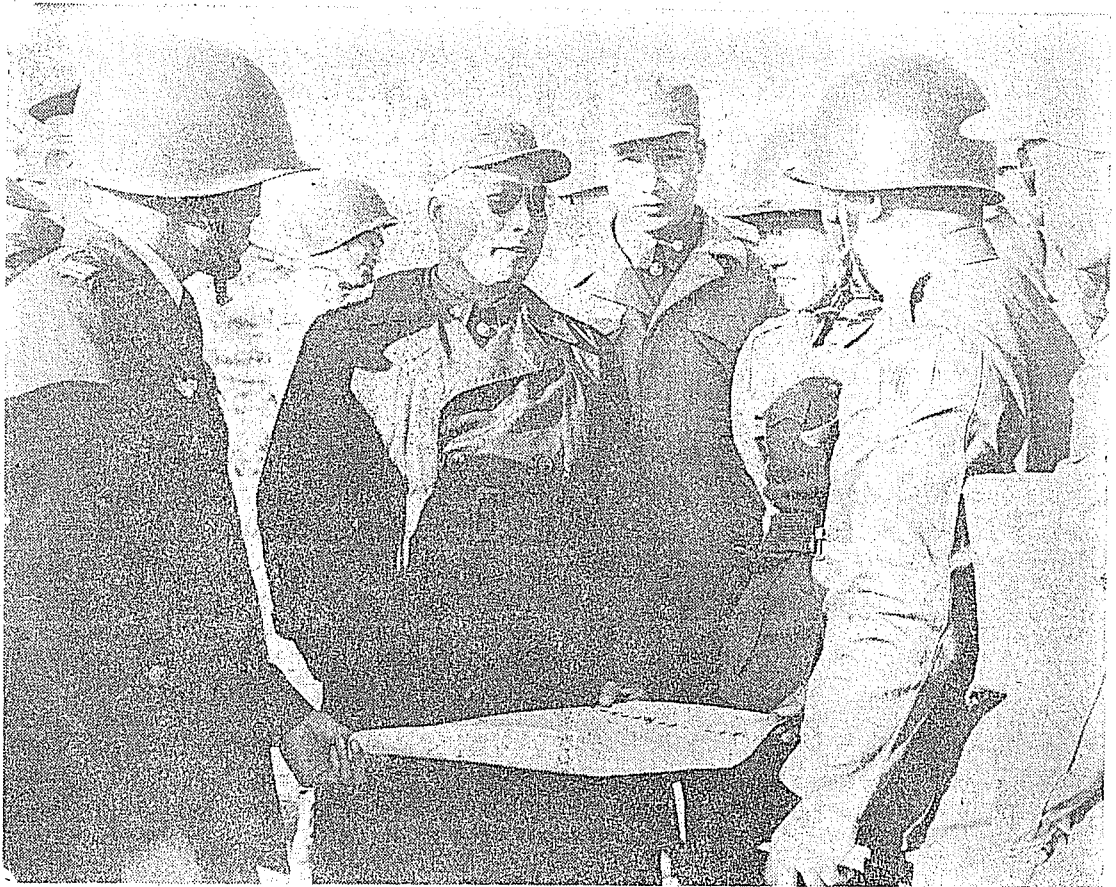
時鄧德亮部團長鄧宇凱被俘附匪，宣佈如獲將軍遺骸以獻者賞銀百兩。生獲將軍者賞銀千兩

。蓋祭妖溝頂之戰，匪軍清掃戰場，未能尋獲將軍遺骸，因而不能確知將軍之生死。將軍獲知此訊，深知冕山不可久留，乃商由烟窟王某之介紹，雜於商販難民中，於四月十一日經越溝北行。

途中先後與長官公署政工處長李猶龍，四川省第四區行政督察專員兼反共救國軍第四縱隊司令伍韜及新三師師長李君等相遇。伍韜為四川仁壽縣國大代表。四川陷匪後與李君突圍至西昌，經長官公署分別委派上述職務。伍氏率領之反共救國軍第四縱隊。其基地在川北綿竹江油茂縣一帶，人槍約二千餘。又并研仁壽間亦有其一部活動，人槍約二千餘。李君新編第三師之基地，則在洪雅吳莊總橫山一帶，人槍約七百餘衆。將軍既與伍等相遇。經富林裝衣嶺後，為躲避匪軍耳目，乃翻越人跡罕至之荒山老林。輾轉迂迴。於五月中旬抵達四川洪雅縣屬之吳莊。時將軍沿途收集散兵志士得人槍七十餘，以該處乃李師長故鄉，遂決定遷入莊內，購補糧食物資，在總橫山區建立游擊基地，不意次晨即為由洪雅竄來之匪軍一營強襲，經月餘收集之些許部從，又遭瓦解。新編第三師李師長被俘後解送丹稜縣遇害。長官公署政工處李處長，亦同被俘，下落不明。將軍於匪軍來襲時，力戰突圍，藏匿於山後竹林內得免。

潛赴成都密謀再舉

吳莊事變後，將軍乘夜北行，踽踽道中，竟又與伍韜相遇。執手唏嘘，情難自已。時將軍傷勢尚重，又經多日跋涉，亟須休養。經伍韜建議，化名匿居於井研仁壽邊境伍氏戚屬之鹽廠中。



。影留時察視線前門金在令司總軍陸任出台返圍突（二左）軍將列羅

一面讓傷，一面使伍氏招集當地部屬，展開游擊活動。曾予匪鄉政人員以極大之打擊。

三十九

年七月，將軍接獲消息，知伍韜所部兩個團仍在川北江油、北川、茂縣間，從事游擊活動。又知在松潘方面，亦有長官公署所委之反共自衛軍總隊司令周部人槍二千餘，在繼續活動。為確取聯絡，更圖大舉計。遂偕同伍氏潛赴成

都。既達，將軍乃令由伍氏，一面就郊外佃得稻田數畝，伴事耕作，一面另以重金賄通市內一商號之李某，使與將軍認為叔侄。將軍在此雙重掩護之下，遂得派員四出聯絡。始知伍部兩個團中之一個團。前已叛變投匪，另一個團則因變起倉卒，損傷甚大，已向松理茂方面退去。將軍部勒之計，遂不果行。

九月，將軍獲知長官公署前委之游擊司令李某，部眾千餘人，尚在甘南武都及川北松潘間活動。遂決意前往松理茂一行，以加強各該部之連繫與活動。既至崇甯縣城，不幸為匪截留，審訊竟夜，迭遭刑逼，而將軍矢口不承，嗣匪方以毫無證據，經兩日囚禁後，勒令取保釋放。遂由伍氏保釋返蓉。

將軍返蓉後，以匪區鄉級偽政權，已建立鞏固。對於城鄉戶口之清查與管理，亦日趨嚴密。將軍為掩護週密計，不得已喬裝商販，逐日赴成都附近各鄉鎮，販賣香烟花生雜貨等。一面仍與伍韜設法招致其所部叛變投匪之一個團。不料進行甫有端倪，而伍韜突被匪方偵覺被捕。經二旬餘之刑訊，卒被害於成都北門外之昭覺寺。

喬裝遠走輾轉抵港

伍韜臨刑時，神色自若，痛責共匪賣國無恥。匪為掩耳，遂以棉絮堵塞其口，跣足綁出遇害。自將軍於越嶲道上與伍韜相遇，半載以來，疾病患難相扶持，每與密議反共復國之事，慷慨激昂誓共生死。將軍之得於重傷之餘，突出重圍，轉輾西南各地，而終於脫出鐵幕者，得伍韜助力

獨多。伍韜遇害，而將軍則形單影隻，再無與論天下事者矣。

伍韜之遇害，已在九月杪，次月中旬，將軍偶與舊友劉君相值，劉君原任職於郭汝瑰部，以不滿郭逆所為，潛居成都。原擬相機逃離匪區前來台灣。今與將軍遇，遂相約結伴同行。時將軍因伍韜被害，已無法招致其舊部。而松潘方面反共自衛軍周部，亦因糧彈兩缺，在匪圍攻之下無法立足，更西移至康青邊境，一時難與聯絡。因感再無留察之必要，遂決計同行。不意劉君於擄行裝期間，又於十一月間突然被捕解回原籍公審被害。劉君於臨難前，曾囑囑其夫人力助將軍成行。以為他日復仇之計，至是，其夫人乃以偽幣壹佰萬元暗奉將軍，作為資斧，並勉以為夫復仇。事聞，伍韜夫人亦典質釵環首飾傾囊相助將軍成行，亦勉以為國為夫復仇。將軍得此資助，遂於十二月底喬裝為商人東至重慶。為辦理遷移成都戶籍，以免牽累李某，以及準備出行路證，治覓船隻等事。就延至民國四十年二月十九日，始乘木船順江而下。一週後抵宜昌。將軍脫出鐵幕，歷盡險阻艱辛，並得多次之天助人助，始得死裏逃生。至於其在宜昌所歷之險，更是生死間不容髮。則為其最末之一次。將軍純孝天成，雖在難危患難之中，仍無時不以母氏為念。將軍母太夫人禮佛多年，虔誠皈依。先是將軍於成都坊間購得精印絕版之佛經一部。期若生還則以奉獻母親。嗣因困處敵後，為時過久，曾收港澳及台灣之有關通訊處，密記於佛經頁縫之間，藉以備忘。既至宜昌，投宿於旅店。值匪方公安人員盤

查，以將軍偽造之路證，非匪偽政府所發，而將軍自稱不識字。又與其珍藏佛經之情況，不相適應，因而大啓疑竇，乃囑旅店茶役，對於將軍嚴加看管，以俟翌晨七時帶局審訊，並收將軍行李路證併同該佛經一部攜回檢查。將軍當以情勢嚴重頓生急智。遂故展臥具脫卸外衣，佯示茶役即將就寢。偽稱如廁，越牆逃脫。沿江疾走十數里，旋即搭乘赴湘木船。經洞庭湖。於三月十六日抵長沙。翌日乘火車至廣州，輾轉設法向匪偽邊防局領得出境證。於三月二十四日抵澳門。二十七日抵香港。四月十五日返抵台灣。距將軍西昌突圍，歷時計達一年一個月又二十日。

脫險返台迭任要職

羅列將軍自經政府明令褒揚入祀忠烈祠，以迄衝破鐵幕到達香港。在此一段歲月之內，幾無一人，以為將軍尚在人間。其唯一倚門待問苦盼兒歸者，則為其母太夫人一人而已。將軍夫人葉紹勤女士，純德賢孝，朝夕待姑。為求上慰高堂

，經常偽造將軍家信，讀與母太夫人聽信。母太夫人怡然歡笑，而將軍夫人則淚灑襟枕，椎心飲泣也。迨至將軍平安回台，方得舉家歡樂，始知將軍夫人用心良苦。將軍脫險返台，政府迭予要職，歷任國防部參謀次長、陸軍總司令、三軍聯合大學校長、總統府戰略顧問、國策顧問。並兩任副參謀總長，一任副參謀總長執行官職。歷時一十九年。民國六十年將軍自請退為備役，人多惜之。匈奴未滅，匪復猖獗，北望中原，心哀祭告，劉伍兩烈士及其兩夫人，目不瞑矣。將軍與筆者，初無雅故。筆者雖大半生服役軍旅，但與將軍未親讐效。直至將軍退為備役，轉任台灣機械公司董事長。筆者時任公司監察人，始得時邀管接。深相契重。筆者個性沉默，從不自炫，有問始答，而將軍敬禮有加。曾於偶然機會中，聞之劉祕書覺林先生，閒談提及，將軍說過：將軍在黃埔軍校當學生時，筆者已在軍校任職，言下頗有推愛褒勉之意。筆者中心藏之，今始初次表達，而將軍已逝。無由面謝。可勝悼哉。

中外文庫「夢影遊痕」定價伍拾元

本書係作者繼「姑妄言之」一書之後的精心作品，就作者游歷川滇康與僑居緬甸的所見所聞，分為廿三篇寫出山川名勝，異俗殊風，奇人怪事等文情並茂，趣味盎然，全書十餘萬言，插圖六十餘幅，二百廿餘頁卅二開本，穿線平裝，訂價伍拾元。郵撥帳戶中外雜誌社

一四〇四四號